



窗外

文 / 江 单

久居城市, 我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有抬头仔细看窗外了。窗外的风景, 似乎已被生活的压力、城市的浮躁所淹没, 让我们充耳不闻。

小时候的我, 是很喜欢窗外的。那时的窗外, 似乎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致命吸引力, 让我总是觉得, 窗外的世界充满无限精彩和幻想。

爷爷在家里种满了橘树, 一心追求经济效益的他, 连房屋的前坪都不放过。所以, 我家的窗外, 总是四季不分明。橘树长大后, 遮住了大部分阳光, 从而使得我家窗户外面总是阴天。

也许正是如此, 我对明亮窗户的追求显得颇为执着。我总希望有一个位于最热闹的山村主干道边的房子, 房子朝向道路一边, 开一扇窗户。每天早上, 我躺在窗户下面的床上, 听道路上的寂静无声到人声鼎沸, 听鸡鸣狗跑到孩童疯跑。

这样的场景, 在我幼

时的脑海中重复过不知道多少遍。

去了外婆家, 我终于如愿以偿。外婆家的房子就挨着主道, 所以每次我去外婆家拜年, 总喜欢蹲在窗户后面的床上, 用厚厚的棉被裹住身子, 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哈口气, 将窗户上的雾气擦掉, 看窗外人来人往。

碰巧有人站在窗外的主道上攀谈,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我竖起耳朵, 仔细听着他们的对话, 这对话里, 有对生活的感叹, 也有村里的家长里短。

现在回想起来, 我小时候对窗外如此希冀, 应该和我久居山村有关。家乡的小山村, 位于雪峰山深处,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而我, 因为爷爷的缘故, 儿时最多也到过县城。

于是, 山外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孩子而言, 是一个从来没有了解过的地方。这个世界, 也许能让我们的生活翻天覆地。这个世界, 也许有着

乡村没有的知识海洋。

其实, 对于儿时的我来说, 山外未尝不是另外一个窗外。我们总是渴望着走出山村, 小小的心灵或许还暗暗下过决心, 走出山村之后再回头。

当时的山村, 交通工具也缺乏。所以每次小山村里来一辆车, 哪怕是一辆老得掉牙的拖拉机, 我们都会坐在车上玩上半天。我们围着拖拉机疯跑, 我们将车上的铁板踩得惊天响, 临走时还会调皮地将车轮的气全部放掉。

我的姑父就经常开着拖拉机带着姑姑从邻县回娘家, 每次很远听到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 我和小伙伴们无论在干什么, 立马雀跃而起, 沿着村道迎出老远。

迎到拖拉机后, 姑父总是善解人意地将车停下, 让我坐在驾驶位旁边。而我的小伙伴, 却只能站在车斗, 此时的我, 心中总是涌现出莫名其妙的骄傲。有时, 我也会站在车斗里, 双手伸直, 迎着风,

如同一只打了胜仗的公鸡。

那时诸如拖拉机般的交通工具, 就是我们走出山外的希望。见到它, 我们就能想象他曾经走过的山外的热闹和繁华。

直到我读高中, 我才第一次真正走出山村。高中所在的镇, 是家乡较大的一个镇, 这个镇, 给了我一个初步的山外的认识。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马路上的人是可以多得水泄不通的, 我第一次知道, 宽宽的河面是可以架起不需要桥墩的桥梁的。

随着我的慢慢长大, 我走到了更多的窗外, 窗外的风景也曾经让我迷失了自己。而当我认真观看窗外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鬓生白发。

而我, 却发现自己, 越来越希望回到窗内, 回到山村, 回到那个滋养我的大山深处。

与我的乡民, 与山里的孩子们, 聊聊窗外的世界, 说说窗外的故事。

故乡的老井

文 / 巩 勇

我们自从住进了城市, 一扭开水龙头, “哗啦啦”就是阵阵的水流。可是, 从自来水厂经过无数的管道输送过来的这些液体, 如果不再进行净化处理, 吃着总有些不放心。于是, 我常常记起故乡的几口井水, 以及每一口井深藏着的故事。

我的故乡位于鄂东大别山之南、母亲河长江北岸的浠水县巴河古镇, 古人无不讲究风水, 鄂东的山村, 大多是隐藏在一座座山的凹凹里, 或者紧贴着河流的湾湾里。据说, 我们垵的祖辈人, 专门挖就了村口的大池塘。还集中人力修筑起进村右侧的一道狭长的小土岗, 再种上一片青青的竹园。这样如村口的一扇门, 锁着全垵的财气和福气不外泄。

全垵有四五十户人家, 在册人口两百多人, 至今通自来水的日子都不长。前两年, 县城自来水公司专门派人来做宣传, 每户人家一次性交纳两千元, 有十户以上人家, 就可以让自来水入户了。留

守的老人们一商量, 以后每月还要额外交水费, 那多划不来。还有人打听, 自来水没有井水甜, 还有漂白粉味道, 老人会吃不惯的, 也就不想改变现状……

几十年来, 全垵共用的老井有三口, 一口在村外的稻田边, 一口在过过去的大集体菜园附近, 还有一口在村后的半山腰上。

论水质, 最好的是山上的那口小石头井。当年开山炸石, 偶然发现了这一处泉眼, 众人硬是在石头缝里用大铁锤和钢钎子“抠”出一口井。此井深不过两米, 常年有圆井(满井)的水, 漫流不断。井水无色透明, 清澈见底, 井口最初还长有两株有灵性的水草。据说, 谁家的哈巴(不聪明)媳妇, 某年某月随手拔掉了水草。从此以后, 人们说水质就要差一些。如果一两年不淘井, 不用石灰消毒处理一下, 水中还会有细小的蚂蟥(水蛭)生长。

儿时, 我们在后山上

结伴放牛, 渴了, 就邀着到这口井边, 捧起泉水来大口大口地喝, 甚至喝得胸前的白色热褂儿湿了一片。不过, 我不大愿意上山挑水, 因为非要经过一片坟地, 我总是有几分胆怯, 好像怕惊醒地下的魂灵, 除非有人结伴一起上山挑水。

论水温, 最低的是老菜园的那口井。井的旁边, 原来有一口小池塘, 过去方便了村民们浇园和洗菜, 后来无人维护, 慢慢就干涸了。那口井藏在山脚下, 沁出来的泉水凉凉的。井四周的石头缝里, 常年有枣红色的细海子(螃蟹)爬来爬去, 它们很钻急(敏捷), 你想伸手抓住吧, 那可要斗智斗勇, 眼疾手快。

论水量, 最多的是稻田边的那口深井。我儿时见过村民淘井, 先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抽干水, 再用绳索拼接好两三副长长的木梯子, 成年人扶着梯子下到井底。井上的人, 用长绳子拴好木桶放下去, 再提起一桶桶的淤泥倒

掉。有时候, 还会提上来几条大鲫鱼、一大窝摩泥(泥鳅)呢, 那自然是难得的美味。

挑水并不难, 但是要学换肩膀, 否则满满一担水, 几十斤重, 老压着一侧肩膀, 会很吃亏。换肩的关键在于把握平衡, 以后颈部为转换点, 后面的担子换到前面, 左右两肩交替受力, 也就借机轮流着休息。

有年轻后生不会换肩的, 稍一失手, 扁担从后背滑落下去, 两桶水失重地砸在地上, 顿时眼前一泻汪洋, 甚至木桶也会被摔烂。遇到蛮不讲理的父母, 闻讯赶来, 还会当众责骂子女: 么果没贵气(本领)? 果做过了(做错)? 真是丢了祖宗八代的人……

如今, 故乡的几口老井有些落寞了。长年累月, 垵里留守下来的没有多少人, 山泉水依旧静静地喷涌。那一口口清凉凉的井水, 像是无人吮吸的乳汁, 无奈地滋润着四周的一片疯长的野草……

怀念我的岳母杨绛

文 / 杨伟成

我的岳母杨绛不幸去世, 作为她的一名近亲我深感痛惜。但是, 她早年的愿望“我只求比他(锺书)多活一年”, 如今已超期17年余, 可以认为上天对她宽容有加, 容她有富裕的时间“留在人间打扫现场, 应尽尽的责任”。令人欣慰。

回忆过去, 我和岳母从初识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那是1972年, 她和岳父从社科院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们两家相距不远, 但并不相识。这番从相识到联姻的过程, 冥冥之中暗示着不解的缘分。

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胡同里, 父亲是我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大师, 1951年从上海受聘来京。

1972年3月钱、杨二老回到北京的家, 我母亲也逐渐与杨绛交上了朋友, 因为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 自有诸多共同语言, 也不可避免地会说到彼此儿女的单身状态。

那时我对再婚的态度是暂不考虑, 因为: 一、我父亲“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 二、我膝下有一双青春儿女, 我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有顾虑。由于更在乎家庭的和谐, 我婉言拒绝了母亲的交友建议。

钱瑗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 一、二老的头顶上还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 二、她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身亡的阴影尚未散去。所以她对自己母亲的交友建议, 第一反应是“不积极”。

我母亲是个为了儿女的幸福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人, 她“慧眼识珠”: 看到钱瑗的善良和“大家闺秀风范”, 既文静, 又知书达理, 可谓儿媳的最佳人选。在我母亲对杨绛的不断劝说下, 那个夏天, 杨绛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 请我去她家吃晚饭, 以便“正式”会面钱瑗, 并让锺书对我有个初次的了解。从那次见面开始, 我每周五下班后会约钱瑗出来“轧马路”“说说话”, 双方感觉挺合得来。

在一年多的交往中, 俩人发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处世哲学极为相似, 都主张为人低调不张扬, 谦虚谨慎, 远纷争而淡名利; 在个人爱好方面二人都喜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尤其令我钦佩的是她的聪颖、善良和大度。其间还成了三个孩子的“老师”, 从教知识到教做人耐心教导, 循循善诱; 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 从而打消了我起初最大的顾虑。同时我也十分高兴地看到她对我的欣赏和她乐意接受我这个温情的家庭。我们在1974年5月结婚了。

此时, 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是我毕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谢岳父钱锺书和岳母杨绛对我的垂青和器重。

岳母后来在两年之中接连送走两位亲人, 欲哭无泪。但意志坚强的她强忍悲痛, 开始了“打扫现场”的行动。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迫的工作计划, 让自己无暇于哀伤, 她将全部精力投入艰辛的翻译和著述中, 硕果累累, 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 完成怀念钱瑗和岳母的著作《我们仨》, 完成整理出版岳父的大量中外笔记与心得这个巨大工程, 以及完成“讨论哲学, 探索人生价值(生)与灵魂的去向(死)”的奇书《走到人生边上》。她“打扫现场”的任务完成了。

2015年和2016年岳母多次因病住院, 再三吩咐我们“三个不”: “不抢救、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5月25日凌晨她安详地走了, 走完了她灿烂的一生。

行天下之先, 创未来格局, 全新凯迪拉克锋芒面世。大胆设计, 前所未见: 豪迈风格, 激发傲世锐气。创新理念, 糅合尖端科技, 更是领导群伦。颠覆豪华车传统定义, 昭示未来全新之势, 凯迪拉克 XLR、CTS 和 SRX, 必可与高瞻远瞩、胆识非凡的您共赴前路, 齐临未来。

